

《内传》为解释训诂之书，体裁与《外传》不同，治三家最精者有陈乔枏。其所辑《三家诗考》亦如是也。……此陈氏等之误也。”指出了清代学者，无视《外传》“推诗人之意”的著述原则，而论《外传》为非传《诗》之作。清儒的这一观点，阻碍了《外传》传《诗》本旨的探讨，并且与他们辑佚研究三家《诗》的具体实践也是背道而驰的。他们在收集《韩诗》遗说时，纷纷采用《外传》之说，也正说明了《外传》的说《诗》特性，是韩婴《诗》学思想的呈现。

当然真正的《内外传》的关系可能比杨树达先生的考辨复杂得多，但至少我们可以得知，《外传》作为韩婴《诗》说的一部分，也代表了韩婴的《诗》说观点及治《诗》态度，是韩婴治《诗》风格的体现。

[作者简介] 房瑞丽，女，1978年生。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，获博士学位，现为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。发表过专著《先秦时期三大〈诗〉学系统的再现与分析》等。

·札记·

## 渊明《游斜川》诗序地名索解

近读《文学遗产》2007年第2期徐宝余《陶渊明斜川之游释证》一文，据石门山在庐山西北，以此确定斜川地理位置，值得商榷。诗中言其环境在“迴泽”，即大湖泽，序中写到：“鲂鲤跃鳞于将夕，水鸥乘和以翻飞。”乃写湖中景色，而石门山周围无湖，没有水鸥翻飞的情景；其次，石门山与众峰相连，并非“傍无依接”而“独秀”。

斜川究竟在哪里？陶渊明序中说到的“南阜”，即其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》诗中提到的“南岭”。诗云：“凯风负我心，戢柁守穷湖。高莽眇无界，夏木独森疏。谁言客舟远，近瞻百里余。延目识南岭，空叹将焉如。”南岭，不少陶集注释本注为庐山，如逯钦立所注《陶渊明集》持此说，引东晋慧远《庐山记》云“自托此山二十三载，再践石门，四游南岭。”慧远《庐山记》又云：“其山大岭凡有七重……七岭同会于东……其北岭西崖之间，常悬流遥沾……其南岭临宫亭湖。”可见庐山有七岭，南岭乃其一，揆之方位，正是后世所称汉阳峰，南临鄱阳湖，即宫亭湖，彭蠡湖南部。周瑜曾守备于此，《三国志·周瑜传》：“（瑜）枭其渠帅，囚俘万余口，还备宫亭。”又酈道元《水经注·庐江水》（卷三九）载：“南岭即彭蠡泽西天子郭也，峰磴险峻，人迹罕及……山下又有神庙，号曰宫亭庙，故彭湖亦有宫亭之称焉。”明桑柘《庐山纪疏》：“宫亭湖在星子县治东五里，其以宫亭名者，《水经注》：‘《尔雅》云：大山曰宫。’宫之为名，盖起于此”；“大汉阳峰者，庐顶南之大岭也，庐山惟此最高大”。对汉阳峰的解释证实了南岭的含义及其方位，即可知斜川所在，在庐山汉阳峰南麓，濒鄱阳湖。

至于诗序中所言“曾城”，即为层城山，“曾”同“层”。清毛德琦《庐山志》卷七“层城山，今谓之乌石山，在（星子）县西五里。”并载清毛忠谋《至层城至九奇园》诗、陈廷泰《层城》诗。吴宗慈《庐山志·山南第四路》：“层城山，在县西五里，今谓之乌石山，晋陶潜《游斜川诗序》‘临长流，望曾城’即此。《陶诗汇注》载渊明《游斜川诗序》‘若夫层城’语下注云：‘层城，落星寺也。’据此，层城即落星寺。陶序曰：‘傍无依倚，独秀中皋。’尤堪为证。斜川在山下，下有九奇园。”其“玉京山”条引曹龙树《陶潜故居辨》云：“南康郡（治星子县城）西五里玉京山，又名上京，有陶渊明故居。宅东背山阜，望郡城在迩。西面田畴，一川屈曲，春夏可进小船，溪外蠡湖落星湖南有沙阜。土人又左指石壁，上有陶公遗迹，余登而摹之，得‘日影斜川’四大字，旁数十字不可辨。俯视溪中水光，犹照人面目。余喜极曰‘此即斜川地也。斜川者，先生偕邻曲所游者也。’”曹龙树一文也载于同治《星子县志·杂志·古迹》（卷一四）。陶诗中的地名，历来索解为难，本文或可作陶诗研究者寻绎的一点线索，或有益于了解其生活踪迹之所在。

（胡迎建）